

水魂

贵贤/著

GUARDIAN ANGELS OF THE WATERS



GUARDIAN ANGELS OF THE WATERS

(京)新登字 045 号

水 魂

刘贵贤 著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75印张 216千字 插页2

1993年7月北京第1版 199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500册

ISBN7-5080-0132-X/I·312

定价：6.90元

引 子

水文，一个存在了好久却又那么陌生的名词。什么是水文？当我在黄河第一次接触到水文时，激动得无法用语言表达，竟然“一见钟情”，下决心花大力气去了解它。此后，几乎用了半年的时间，南下广西，北上黑龙江，从炎热的北伦河口到遭受没顶之灾的森林之城塔河，从暴涨的里下河到干旱的胶州半岛，跋涉数万里，似乎读懂了水文，痴情地爱上了水文。

水文：“自然界中水的各种变化和运动的现象。”我们的《汉语词典》，解释得太简单了。

水文学。兼有字典和百科全书双重功能的《辞海》，给它加了一个“学”字。水文学：“研究水存在于地球上大气层中和地球表面，以及地壳内的各种现象的发生和发展规律及其内在联系的学科。水文学的研究必须从调查实际资料着手，地区性时间性均很强，主要为各项水利工程及其它与水有关的建设事业的规划、设计、施工和管理提供具体而准确的资料。水文学可按照水存于大气、陆地、海洋及地下，而区分为水文气象学、陆地水文学、海洋水文学和水文地质学等分支学科。”如此权威的解释似乎太深奥了，又似乎缺少一些形象的东西。水文学仅仅是为各项水利工程及其它与水有关的建设事业的规划、设计、施工和管理提供具体而准确的资料吗？

水文学首先关系到人。

水火无情，想到人类头号灾难的水灾，那水文测报，可谓一字千金。这没有一丝一毫的夸张，信手举七十年代辽宁太子河一正一反两个活例：

1971年“八一”建军节前夕，位于辽宁本溪太子河右支小夹河上游正在施工的三道河水库大坝早已合龙，工地上正举行军民联欢晚会。晚7点钟突然下起了暴雨。由于天气预报是小阵雨，参加联欢的干部群众没有思想准备。雨越下越大，到晚上11点多钟，已累积下了130多毫米。省、市水文预报人员立即发出了“三道河水库必定溃堤、要立即组织下游群众逃险”的紧急预报。水库工地防汛总指挥部得到预报命令，立即组织下游群众逃险。8月1日凌晨1点半，水库果然溃堤，虽然农田、房屋冲毁很多，由于人员转移及时，无一人伤亡。而就在同一天晚上，相邻流域的虎台水库的雨量观测员，向防汛部门发完晚8点的水情电报从邮局回水库观测点的路上，突然被洪水冲走。水文观测员遇难，水情通报中断。8月1日凌晨2点多钟洪水超过坝顶，土坝溃堤，熟睡的群众逃脱不及，致使528人丧生！

这就是水文，关系到人民生命的水文。奇怪的是，在我们这个与水奋斗了5000年历史的中国，对性命攸关的水文，为什么却鲜为人知呢？难怪，面对社会的冷淡，水文人自嘲为汽车上的雨刷器。黑色幽默，下雨时要使用了才想起，雨一停就忘了它的存在。

难怪，水利部部长杨振怀称水文是清贫的“锅底”，其意甚明。由于被社会遗忘，水文是清水衙门中的清水。这几年，国家对投资大、见效慢的水利工程，关心少了投资少了，使清水衙门越发清贫。水落船低，清贫的水利行业中的水文，成了赤贫户……

跋山涉水数万里，目睹水文的设施、水文的功能，与成百个水文人交谈，感受到中国的水文使世界上最丰富的语言——汉语，都无法形象准确地概括它。

它是伟大的，又是平凡的。

它是辉煌的，又是黯然的。

它是激昂的，又是悲壮的。

它是沸沸扬扬的，又是默默无闻的。

它是贫穷的，又是富有的……

水文，这个平淡而又神秘的“词汇”，水利部水文司第四任司长胡宗培，对它有个形象而实在的描述：

“在我们伟大祖国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流域面积在 100 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 5 万多条，水面面积在 1 平方公里以上的湖泊有 2300 多个，已建成的大、中、小型水库 86000 多座。在这十几万个水体中，平均每年有 28000 多亿立方米的水资源，从地理空间、物理状态到化学成份都处于分秒不停的流动变化中。全国几十万个城镇和广大农村的 11.6 亿人的生活，国民经济生产建设，每时每刻都离不开水和水体。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日日夜夜、月月年年都需要掌握水的变化的信息和规律。国民经济发展规划蓝图的决策和绘制，一定要以水和水资源变化状况和条件为依据。人们自然要问，水的信息、资料、规律从何而来呢？是谁为祖国和人民观测、分析、研究，提供江、河、湖、库水的变化信息和规律呢？他们就是中国水文人，他们就是由 3 万名水文、水资源科技人员和 2 万多名委托水文观测员组成的中国水文人。我在水利水文部门工作了几十年，1985 年以来又担任水利部水文司的领导工作。从几十年的工作中，深深认识到水文水资源基础工作的重要性，深深了解到全国水文职工做出的重大贡献。他们勤勤恳恳，艰苦奋斗，勤俭办事，埋头苦干，不计名利，默默奉献，为国家、为人民自觉严格地执行工作规定和业务规范，几十年如一日。但同时我又深深感到全国水文部门和水文职工在工作及生活条件上，存在着不少应该解决而解决迟缓的问题。所有这些，在社会上却鲜为人知。我们要宣传水文人，为水文人、水文事业不断呼

吁，争取社会的了解和支持……”

感人的中国水文人。

大写的中国水文人。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红水河的诉说	(1)
1. 瓦村无村，平腊无电.....	(1)
2. “黎明”吉普与“出土文物”	(9)
3. 胡宗俊的抉择	(14)
4. 沸腾的座谈会	(20)
第二章 四十年闻所未闻.....	(26)
1. 水文大队告中国市容报	(27)
2. 桃花源里的忧愁	(35)
3. 四十年后的洞庭湖	(43)
4. 委托报讯站“罢工示威”	(47)
5. 40 岁的女观测员	(53)
6. 从 17 岁就当观测员的刘德凤.....	(56)
第三章 从岗拖到连兴港.....	(60)
1. 虎渡河畔的黄嫂子	(64)
2. 永恒的微笑	(70)
3. 夜航遐思	(77)

第四章 黄河忧喜录 (86)

1. 雷滚浪飞老艄工 (87)
2. 壮哉，龙门 (91)
3. 玛曲草原上的铁人 (95)
4. 守在黑山峡的“野人” (98)
5. 从艇长到站长 (101)
6. 画外音 (105)

第五章 沧海横流显出的英雄本色 (112)

1. 高兴阳失踪之谜 (114)
2. 中国最贫困的水文勘测大队 (121)
3. 传奇英雄和“三八”站站长 (125)
4. 意想不到的惨剧 (136)
5. 又一个英雄被洪水吞没 (140)
6. 山之子，水之魂 (143)

第六章 ‘91洪水启示录 (157)

1. 春风又绿江南岸 (159)
2. 触目惊心 (165)
3. 来自抗洪前线的“快报” (172)

第七章 北京城会被水淹吗？ (185)

1. 永定复“无定” (186)
2. 护卫北京的“尖兵” (197)
3. 卢沟桥有个“培训中心” (213)

第八章 写不尽的水文	(222)
1. 同一时刻	(222)
2. 精神支柱透视	(235)
3. 回声	(245)
4. 永恒的水文	(251)
多余的话	(269)

第一章

红水河的诉说

1991年5月23日，夏时制15时，一出南宁火车站，仿佛从北极一下子到了赤道。39℃，奇热。只觉得一股股热浪袭透全身。柏油马路在烈日下流油，马路两旁叫不上名的阔叶树，密密的大叶子像猪耳朵似的耷拉着。翻阅近几天的《广西日报》，头版显赫地位，尽是抗旱、抗旱：《抗旱仍要坚持》，《继续坚持抗旱保苗，力争全年粮食好收成》，《保障人畜用水，抓好早稻管理》，《北海市组织25万人投入抗旱保苗》……南宁市遇到80年来严重干旱，33个乡（镇）、29万人和19万头牲畜饮水困难！北海市270多条河流大多数断流，1200座山塘陂坝和2480口水井干涸，受旱作物面积达76万亩，20多万人和部分牲畜饮水发生困难。

怪不得这么热。干热，闷热，火烤似的热。热得令人窒息。

红水河叹息，北伦河呜咽，漓江抽泣。

水文人比那些望着龟裂的田地盼水心切的农民更心焦。水文人明白，这百年不遇的大旱，旱久了，物极必反。长期和水打交道的经验说明，逢旱必涝，逢涝必旱，说不定，上半年大旱，下半年洪水……这说不定是有先例的，震惊全国的广西“88·8”特大洪水，不少地县，大暴雨来的头一天，还在抗旱、抗旱！

从融江到廉江，从驮娘江到浔江，800多名水文职工，像哨兵那样密切地监视着水情。

1. 瓦村无村，平腊无电

一个不可理解的公式，这几年，越是革命老区，越贫穷。并

冈山，延安，还有广西革命的摇篮百色。想当年右江革命的中心、右江上的明珠百色，当年红七军军部所在地粤东会馆，建于清同治年间的粤东会馆，石块为基，雕梁飞檐，那么雄伟，至今仍是百色建筑的骄傲。至今没有一栋建筑超越这百色的象征。单从城市建筑上看，百色就给人贫血的感觉。

处于百色城西端的百色水文分站，小小的门脸小小的招牌，透着寒酸。这个管辖百色地区 12 个水文站、一个水位站和 81 个委托雨量观测站的百色水文分站，连一辆吉普车都没有。要想下去检查分布在上万平方公里山区的水文站、水位站，或骑自行车，或乘长途汽车。百色水文到了捉襟见肘的窘境。几年来，全年办公经费一直维持在 3 万元左右。为此，分站给所属 12 个水文站下了一道死令，购买办公物品一次超过 5 元者，一律由分站站长审批。这么大的面积，为了 5 元钱，要跑数百里路到百色审批，像话吗？像不像话，关键是不缺钱。一年 3 万元，旅差费，拍水情电报的邮电费，买水壶，买条帚，买信封，买大头针、曲别针，都要从这 3 万元中出。莫怪分站领导抠门儿，不得已而为之。谁不遵守，谁自己掏腰包。一点儿也不讲情面，百色水文分站的老职工都记得，瓦村水文站站长覃有鸿，1977 年未经分站批准，为站上职工办好事，用公款买了一台 9 吋黑白电视机，钱不多，不到 300 元，惹了大祸……瓦村水文站是一个远离人烟的大水文站，五六个人的编制。瓦村瓦村没有村，水文站离最近的村子要走一个半小时的山路。长期以来，没有文化生活，唯一带点文化色彩的就是下棋或下河摸鱼。覃有鸿兴冲冲地把电视背回站上，插上电源，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电视屏幕上尽是飞飞舞舞的雪花，没有图像，声音是呜呜嗡嗡的杂音。1953 年曾在广西革命大学获得文凭的覃有鸿，没想到在山连山峰连峰没有差转台的山沟沟，电视机不出图像。没有图像的电视机够恼火的了，更恼火的是分站不但不给他报销，还将电视机没收了。他这个山高皇帝远的水文站，之所以

能抠出 300 元人民币，是因为分站考虑到他们离县银行 150 多里，给他们的流动资金稍稍多一些。可是，一台 9 吋电视机花去了所有的流动资金，有正式发票却不给报销。没有了流动资金，作为一站之长，覃有鸿好恼火，好窝火，恼火窝火无处发泄，憋闷了半年，突然皮下出血。山沟里没见过这样的病，大伙儿急得七手八脚把他抬到 100 多里远的田林县医院。田林县医院对这疑难病束手无策，急匆匆把他转送百色医院。送覃有鸿的人都记得清清的，到百色医院是下午 2 点，进医院大门时，他还清醒，一个劲儿地说：“不碍事，不碍事！”躺到医院的病床上不到 3 个小时，他开始昏迷。医生们使出浑身的本事，尽最大努力抢救，抢救了 20 分钟，覃有鸿还是迷迷糊糊地停止了呼吸，终年 50 岁。

1953 年从广西革命大学一毕业就搞水文的覃有鸿，至死没有看上有图像的电视。同事们都很纳闷：至死，覃站长为什么不提电视机的事？那是他的心病啊！

覃有鸿身为站长，为职工办好事没办完，还为瓦村水文站背了 300 元债，给多年先进的瓦村水文站“抹了黑”，永远抹不掉的黑。真窝火，以致皮下出血过早地到了另一个世界。覃有鸿去了，留下老母亲、妻子，还有 3 个孩子。他死的那个月，工资袋上标的基本工资是 53.50 元（技术 13 级）。同事亲友在为覃站长未看上电视过早离开人间而惋惜的同时，又为他家在经济上得到一些实惠而欣慰。覃有鸿死后，按政策家属每人每月补助 15 元，母亲、妻子加上 3 个孩子，每月 75 元，比那 53.50 元多了 21.50 元。

覃有鸿死了，分站领导悲“恨”交加。悲的是他没看上有图像的电视，匆匆去了另一个世界。“恨”的是，这头老黄牛太犟了，买电视机图便宜，便宜没好货，电视“没收”到分站，看了没几个月，就报废了。“恨”之余，又生悲：买便宜东西，一分钱掰两半花。要是有钱，哪能出这事？

当事人不在了，300 元也报销了。瓦村水文站继续保持先进。

.....

离百色城去瓦村水文站，行驶 76 公里柏油路，到田林县城——一个没有平原村子大的只有一条街的县城，过县城是石子路，过石子路十几公里便是土路。土路飞起的尘土，遮不住原始森林中绿的树、绿的竹和五颜六色的野花。面包车在 S 形连着 S 形的山间土路上盘旋，蓦地，从绿茸茸的树丛中窜出一只野兔，一只毛鸡，一只松鼠，车速慢时，还能看到可爱的果子狸在树枝上跳来跳去。

出田林县城跑 64 公里的石子路和土路，就是瓦村水文站。在驮娘江的上游，滇、黔、桂三省区交界的不知名的山，临江倚山而建的三层小楼，孤零零的，像大漠中的幻影，真正的与世隔绝。要去这栋小楼，必须横渡驮娘江，一叶小舟把我们“驮”过了驮娘江，全站 5 个人立即迎了上来，5 个人，有 4 人是壮族，一样的乡音，一样的穿着。瓦村水文站，除了驮娘江的流水，没有青菜，没有肉，没有蛋。每人每月才花 20 元伙食费。怪不得陪同我们的自治区水文总站的姚臣良工程师，在半路的集市上又是割肉、又是买青菜、又是买啤酒和油盐酱醋。全站 5 个人见了我们像过年似的，有青菜有肉有啤酒，还有从驮娘江里摸上来的大青鱼，比过年还热闹。美中不足，缺盘子少碗，还是姚工有绝招，青菜、肉、鱼，都掺和在锅里，把锅往青石板上放，没有杯子，会喝酒的，一人举着一瓶啤酒，人的口对瓶的口，筷子不够，用竹枝子自制，这么热闹这么丰盛的宴席，博得瓦村水文站 5 个人齐声喝彩：“自从建站，从来没这么热闹过，这是头一回！”酒足饭饱，站长罗元康特意让我们去看站上的电视机，14 吋，飞跃牌，黑白的，1990 年 4 月买的。买了一年多，仅看过一次，那是亚运会开幕时，全站一致通过决议，打开柴油发电机，插上插销，嗨，好兴奋哟！看到了北京，看到了来自亚洲各国的运动健儿。这台飞跃比老站长覃有鸿买的那台杂牌货好多了，尽管屏幕上也有“雪花”，没有那

么密，没有那么多。有少许“雪花”闪烁，北京越发显得壮丽。世界上还有这么壮丽、伟大的运动会，5个人拼命地鼓掌，他们好像置身于体育场，手拍疼了，拍红了，拍肿了，又是跳又是欢呼：“看到北京了，看到亚运会了！”真高兴，太高兴、高兴死了。高兴中，突然想到老站长，要是覃站长能够活到今天，该多好啊！他要是看到北京，看到亚运会，一定比谁都高兴。高兴的事儿不常有，电视好看，买了一年才看一次，不是不想看，是花不起电费。那台柴油发电机是为发水情电报用的。6角钱一斤的平价柴油，每年的指标还有节约。6角钱，对瓦村水文站来说，可是个钱哩！年年夜夜都舍不得开电灯，怎么舍得开电视呢！全站一致决议，要是在北京开奥运会，再看电视……

瓦村水文站不靠村，没有电灯，没有电视，有了电视看不成，谁也没意见。

瓦村不近村，开门在山中。早听鸟儿鸣，晚伴煤油灯。瓦村难，观测涉河滩；冬食干菜夏剥笋，雨天测洪衣不干，晨晓单身寒。……瓦村水文站集体创作的这打油诗，闲得难受，吟一吟，哼一哼，倒也解闷。奇怪的是，这么苦，这么难，瓦村水文站5个人工作生活得很融洽。5个人，文化程度高低不同，高的是中专，低的是小学，都是青一色的技术员，没有一个工程师。5个技术员，像亲兄弟那样过着小饭堂“大锅饭”的“共产主义”生活。集体种菜（菜很难长活），集体做饭，集体开会。一日三餐，几年一贯制，午饭、晚饭一菜一汤，常常是，菜是炒南瓜，汤是南瓜汤。没有肉，没有青菜，最艰苦的生活条件，最低的技术职称，创造着最高质量的成果——1985至1990年，水情预报连续6年无差错……

穿越64公里土路、石子路，再行驶76公里柏油路，赶回百色。百色还是出奇地热，这个创下广西最高气温42.5℃（1958年4月23日）的桂西山城，大有打破自己创下的纪录之势，连日摄

氏 40 度以上的高温，连吊扇扇出的风都是热的，把澡盆放满自来水，赤条条躺进去，才觉得有一点点凉意。躺在地区招待所的大澡盆里，我突然想到百色水文站的招待所，那 2 元一张床位的房间，还不像蒸笼那样闷热？穷则思变，想到覃有鸿因抢救不及时的死，百色水文分站于 1985 年向广西自治区水文总站打报告，要求贷款 10 万元，将办公楼和宿舍挤出 18 套房间改造成招待所，面向社会，“薄利多销”，最贵的床位 3 元，最便宜的 1 元 2 角。这个靠剜身上的肉、挤身上的血改建的招待所，从开业到 1990 年 12 月，1 元、3 元地滚了 4 年零 5 个月，居然获纯利 12 万元，还清 10 万元贷款，余下的 2 万元，解决了不少问题。有了钱，腰板硬。在这封闭的桂西山区，1988 年，百色全区的水文站、测站和分站各科室，实行承包责任制。1990 年，分站拿出 7600 元购买电台，还为测站建冰室 3 处、碾米厂 1 座、打粉加工厂 1 座……

与驮娘江在桂西山区形成 V 字形的是布柳河。布柳河上有个平腊水文站，与瓦村水文站遥遥相望。平腊水文站属河池水文分站管辖。河池水文分站比百色水文分站更贫困。平腊水文站比瓦村水文站更偏僻更穷。

平腊地处天峨县。从天峨县城至平腊 35 公里，吉普车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开了 2 个多小时，还有六七里没有路，只好徒步。平腊水文站，三间 1960 年建的干打垒土房，全站仅有 2 个公用玻璃茶杯，一个站长带着两个临时工。站长姓周名智，广西凭祥人，刚过知天命之年，头发全白了，前额秃了，门牙掉了，51 岁的中年汉子看上去比 61 岁的老翁还苍老。1957 年，周智在凭祥初中毕业便北上“逃难”，逃到天峨县，托堂兄的关系到天峨县农机厂当了工人。没想到，干了半年，组织上找他谈话，调他到平腊水文站。这不是改行吗？改行就改行！刚建站的平腊水文站，编制 4 人，一间茅草棚挤不下 4 个人，周智只好睡在船上……30 多年来，平腊水文站先后调换了十多人，编制越来越少，任务越来越多，周智

却像钉子似的，钉在平腊水文站，一动也不动。坎坷的命运几次动摇过他扎根的决心。1960年，他和天峨县六排镇的一个女社员结了婚。1964年，好不容易把妻子迁到离水文站9里远的农村落户，“文革”爆发，武斗四起，外来户受欺。只好把妻子迁到凭祥。周智想得太简单了，凭祥也有武斗，还有美机的轰炸。武斗的枪声加上飞机的轰炸声，妻子精神失常了。

妻子疯了，周智慌了。他想调回凭祥，实在舍不得布柳河，自己立过志发过誓，要在布柳河干一辈子。立志发誓不算数，有何脸面见人？人活一世，不能违志。想来想去，为了誓言，周智把妻子从凭祥迁了回来。人迁回了，原来的村子不给落户，又换了一个村子，才把户口落上。落上户又有何用，一个精神病患者，不能参加劳动，发作时生活不能自理，这可苦了周智。患精神病的妻子，三个孩子，每月32元的票子，过的是什么日子？月月缺粮，年年欠款。怪不得未老先衰！那么重的生活担子，换别人，早压趴下了。周智挺直腰板，照样测流，照样发报，每年拍发400多封水情电报，没有差错。月月缺粮，年年欠款，天天测流，天天发报，铁打的身子生锈了，1982年9月5日，正在测流的周智突然倒在河边，神志不清，耳聋舌硬，言语不清。同事们赶着马车把他送到公社医院，公社医院治不了向县医院求救，救护车把他拉进县医院，抢救了七天七夜，才脱离危险期。现在回忆起那情景，周智还后怕哩！从河池匆匆赶来的分站领导，站在病床边呼唤他，一点反应也没有。儿子女儿伏在床边不停地叫喊，还是没有反应。恍恍惚惚，他想说什么，有好多话，满肚子的话，就是说不出来。他心里明明白白地想对女儿说：“要照顾好你们的妈妈，你们的妈妈不容易，别亏待了她……”想说，嘴和舌头不听神经的指挥。病成这个样子，他不忍心丢下患精神病的妻子，妻子太可怜了。想到妻子，想到水文，周智奇迹般地战胜了死神。从9月6日到10月5日，住了一个月的医院，又回到了平腊水文站。大

病不死的周智，瘦骨嶙峋的矮小身躯，爆发出罕见的力量。有人说这场病使他焕发了第二次青春。1990年6月，广西电视台、河池地委组织部联合拍摄了他的专题片，片名：《布柳河的一朵浪花》。1990年7月1日，广西电视台播出后，在广西水文界引起了强烈反响。遗憾的是，平腊无电，周智没有看到自己在屏幕上的风采。姚工看到了，借此机会向平腊水文站表演，引得大家笑破了肚皮。众人哄堂大笑，姚工一本正经：“笑什么，我学得一点也不走样。别笑了，到布柳河游泳去！”

来平腊的路上，姚工就讲，到了布柳河，不下水游泳，等于没来布柳河。布柳河的水清，像泉水一般清澈见底。布柳河碧绿，像垂柳的绿叶那样可爱。布柳河水凉，踩着烫脚的岩石，赤条条跳入水中，冰肌肤沁肺腑。我们接受姚工的建议，赤条条一丝不挂在布柳河里畅游，两岸茂盛的树，五颜六色的杜鹃花，美得忘却了自我。这么美，寂静的美，简直不相信布柳河也会发洪水。天峨县志记载：光绪34年（1908年），农历9月14日，布柳河大洪水，一下子淹没了平腊屯。如此文静清澈的布柳河，也发脾气？想起来了，发源于百色田林县深山的布柳河，它有大山的性格，更重要的是，它连着红水河，往下游30公里，就进入红水河了。红水河，广西的河王。红水河，只有659公里长的红水河，多年平均年经流量高达700亿平方米，竟比我国第二大河黄河的年经流量还要多。红水河，为壮家留下美丽传说的红水河——在很久很久以前，广西大地上空乌云密布，一层又一层厚厚的云快压到地面了，突然，风，闪电，暴雨，一齐发作。这是暴怒的天神和气冲冲的龙王爷在激战，他们越打越猛烈，打了九天九夜，大雨下了九天九夜，洪水闹了九天九夜。整个广西大地，一片汪洋。生活在这里的壮家儿女，有的被洪水冲走，有的抱着木头、坐在水缸里在水上漂流，在这灭顶之灾的关头，智慧过人神力无穷的壮王布碌陀，闻讯手持赶山鞭和撬山棍，亲自驾着神犁，从碌陀山